

奶奶的守望

□ 黄卫民



又是清明，细雨霏霏，梨花带泪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想起奶奶，便泪眼婆娑，心潮难平。

奶奶离开我们快20年了。那天早上，也是下着小雨，我正在教室辅导早读，突然接到奶奶快不行的消息。未及请假，坐上车，急匆匆往家赶，只为奶奶能看到我最后一眼。

到家时，奶奶已经走了，家里一片哭声。看着床上躺着的安详的、瘦弱的身躯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呆在那里，默然无语。爸说：“你早来一会儿，和奶奶还能见上一面，她以前最疼你。”鼻酸心痛，眼泪夺眶，我不能自己，号啕大哭起来。

从此，奶奶那慈祥可亲的模样，只能永远地成为记忆与思念。

那时，我如愿考上了大学，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，全家人异常喜悦。奶奶激动地说：“我孙子中了秀才，以后就不用种地吃

苦了！”她知道我不爱干农活，吃不了庄稼人的苦，一直很担心我将来的生活，总希望我能成为公家人，进城工作。

那时候，进城吃商品粮是农村人遥不可及的梦想，我成了奶奶的骄傲，她那让岁月刻满沟壑的面庞笑成了一朵花。

那天，我们家破例改善生活，全家吃到了奶奶炸的面坨儿。因为供我上学，家里的生活一直过得紧紧巴巴。炸面坨儿，是我们家那时候仅有的改善生活方式，也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次。

奶奶是做饭行家，在生活窘迫中，她总能变着花样让我们家的饭菜有滋有味。妈妈却没这个本事。只要我周末回家，奶奶从不让妈妈做饭，倒腾着小脚钻进厨房亲自去做。奶奶忙活了一上午。出锅的面坨儿，金黄暄软，诱人垂涎。那天我狼吞虎咽，吃了很多。心想，要是天天能吃到奶奶炸的面坨儿就好了！

奶奶看着我吃得香，说：“孩儿啊，多吃点儿，这就是给你炸的！”“你奶奶待你真亲啊，也只有你有这个待遇。将来你进城了，让她跟去给你做饭好了。”妈妈打趣说。奶奶也抿着没牙的嘴呵呵地笑了，她心里肯定乐意的。那时我便有一个愿望，有一天一定让奶奶跟我享福。

大学开学了，我走那天，奶奶起得很早，陪我和爸爸一块儿站在村口等车。我们不走，她也不走，直到我们上了车，走了很远，她还没走。她的身影在车的后面越来越模糊，直到慢慢地消失。

远在青岛的我成了奶奶的牵挂。听爸爸说，奶奶常问我什么时候回来。年假到了，离村还很远，就看到路的尽头，寒风中站着一个身影，弱小单薄，一直在望着我来的方向。是奶奶，她在接我。

下了车，我有千言万语还没来得及说，她一把拉着我先说：“算着，这几天也该来了。”然后上上下下把我细瞅了一遍。“这几天”，不知道奶奶在这已站了多少天了。

后来的假期无不是这样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我大三那年暑假，奶奶毫无征兆地中风了。爸说，奶奶夜里起来小便，蹲在地上也就没有起来，医生说是脑梗，年龄大，不好治。

她左半身不能活动，没有知觉，话也说不清楚，但神智还清醒，眼睛还能辨人。看

到我回来，竭力伸出右手想拉我，我赶忙抓住，她的手颤抖得厉害，没有血色的嘴唇上下翕动着，好像有好多话要说，但说不出来，眼角浑浊的泪水不住地流着。

我趴在奶奶床前，紧紧抓住她的手，泪眼模糊：“奶奶，您咋病了？不是说，等我进城后，要跟着我给我做饭吗？”那一年我没有吃到奶奶炸的面坨儿。

这一病奶奶再也没有起来。从那以后，村口再也见不到奶奶目送我远去，凝盼我回家的身影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我毕业后，进了城，有了工作，但奶奶却终究无法陪我来到城里，给我做饭。

奶奶去世那年83岁，也算高寿，但她在床上躺了两年多，受尽病魔的折磨。妈妈常跟我说：“你没吃过苦，你的苦都让你奶奶替你受了。”每次想到这里，心头便有无限的痛苦和遗憾。

“一见清明一改容”，阴阳相望，伤心断肠，话凄凉，泪千行。

奶奶，我想你了。

人间真情



□ 高晓玉

人生导师

又到清明节，我特别思念去世十多年的爷爷，也格外牵挂瘫痪多年的外公，两位至亲至爱的老人曾是我人生的导师，他们对党无限忠诚的精神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之中。

爷爷是中国行政级别最低，且无工资报酬的生产队长，但从我记事起，爷爷就是一位弯腰驼背的老人。他给我讲过许多故事，其中包括着他的亲身经历。1947年，刘邓大军过黄河。爷爷那年20岁，家住河南南岸，地形熟悉，水性又好，他划着木船，从北岸到南岸，在滚滚洪流中来来往往，担起了运送战士们夜渡黄河的重任。1948年，淮海战役。爷爷离家南下，推着独轮车运送物资，加入了百万民工支援前线的行列。途中遇险，老蒋炮火的弹片在爷爷的肩上、背上留下了几处伤疤，赫然在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建立了人民公社，爷爷成了第一任生产队长。天刚蒙蒙亮，爷爷拉起手中的长绳，大树上的铁铃便准时响起，接着总能听到爷爷嘹亮的吆喝：“上晌了，下地了；上晌了，下地了……”麦收刚过，爷爷就带着社员们去公社粮所交公粮，保质保量并超额完成任务，因此，常常受到公社书记的大会表扬。“大跃进”时期，生产队实行大锅饭，家家户户缺吃少穿，爷爷从没有以权谋私，从没有往家偷偷拿过集体的一粒粮食，食堂的一队之长不知顾家，成了全村有名的贫困户。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，土地承包到户，爷爷的生产队长也随着时代改革的浪潮画上了句号。但此时的爷爷，贫病缠身，日渐衰老，2004年的初春，爷爷与世长辞，融入了他一生挥洒汗水和心血的土地。弥留之际，爷爷对我父亲说：“照顾好小孩……”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语，饱含了他对家人的无限牵挂和深深歉疚。爷爷的一生，心中装着他，装着百姓，装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！

外公的身份是一名真正的国家干部，曾任供销社的人事股长，红火一时，令人羡慕。年轻时的外公，响应党的号召，应征入伍。1950年，外公和他的战友们一起跨过鸭绿江，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。复原后，外公被分配到供销社，当上了人事股长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供销社收购皮棉，结果常常亏损，细心的外公明察暗访，终于发现了端倪，有人用假单据冒领公款。揪出害群之马后，外公的官也当到了头，被借故免去了职务，因为犯罪分子身后有“背景”。不久，供销社制度改革，外公下岗回家，没有工资，生活艰难，但他从来没有拿战场立功向政府开口，要这要那，宁愿风里来雨里去，去乡村集市卖菜。六年前，外公突患脑梗，瘫痪在床，无情的病魔使他不能站立行走，不能开口讲话。可怜的外公啊，昔日的战场上，他曾与入侵之敌生死相搏；日常的工作中，他曾因坚守党性原则为国家挽回了重大损失！

1980年，父亲考上了师范，当上了老师，实现了爷爷的心愿——为国家多多培养人才。我从小就喜欢当老师，认为当一个“孩子王”有啥出息。2008年，我参加高考，外公偏偏建议我报考师范学校，他说：“人，不能光想着自己……”是啊，人要有信仰和追求，要有责任和担当；国家建设需要大批有思想、有觉悟、有文化、有素质的人才，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应该感到无上的光荣。

“照顾好小孩”“不能光想着自己”，成了我人生的座右铭。如今，每当我们班的学生考了全区第一，每当我拿到模范教师荣誉证书，不知九泉之下的爷爷是否为我高兴，但我分明看到，每当我将这些小小的成绩告诉话不能语的外公的时候，他的脸上总是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。

最最难难忘



曹

凤

缅怀英烈 李林 摄

昨夜梦见老父亲

□ 李志联

昨夜梦见老父亲
呆坐在新农村开发的商品房前手扶拐杖
向外凝视
像在回忆又像
在等待周末回家的儿女

昨夜梦见老父亲
半躺在病床上
在悄悄扔掉两粒苦药丸后
一边咀嚼着孙子递来的葡萄粒
一边说没事啦出院吧

昨夜梦见老父亲
开着电动三轮车
带着半车厢乎乎的草
还有半身潮乎乎的泥
母亲一边絮叨着少喝酒一边卸草
几只青山羊带着小羊羔
在父亲身边蹭来蹭去

昨夜梦见老父亲
端着大碗蹲在大门口吃饭
说他有两次端着碗都滑摔倒了
母亲说是干活累的
我说高血压要坚持吃药
少抽烟少喝酒每年体检一回吧
父亲讪讪自语不用体检没事

昨夜梦见老父亲

长河浪花